

671.3209  
078  
0

酉集

卷十三

藝文志

臨漳縣志

*[Faint handwritten text]*

*[Faint handwritten text]*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重修臨漳縣志卷之首

卷首

目錄 凡例 原序 原銜 原檄 圖

卷一

疆域志

四至 紀事沿革 村鎮 河渠 風土

古蹟

卷二

建置志

城池 街巷 祠祀 公署 倉廩 坊表

橋梁 善舉

卷三

賦稅志

人丁 地畝 科則 正賦 耗羨 漕糧

漕項 灘租 起運存留 雜稅 鹽引

學校志

學宮 學署 學額 學田 高等小學

初等小學

卷四

職官表

文職 武職

卷五

選舉表 上

薦辟 進士 舉人 貢生

武進士 武舉人

卷六

選舉表 下

文階 武階

封贈 襲蔭

卷七

列傳一

宦績

卷八

列傳二

名臣 忠節

卷九



列傳三

孝義 篤行 儒林 文苑 隱逸 方術

流寓

卷十

列女傳 上

孝婦 義婦 烈女 烈婦

卷十一

列女傳 下

節婦

卷十二

藝文志

記上

卷十三

藝文志

記下

卷十四

藝文志

詩

卷十五

藝文志

賦

卷十六

藝文志

雜志

卷十七

補餘

卷十八

瑣錄

臨漳縣志卷之十

藝文

記下

西門閘記

國朝

呂

游

樂天

西門閘在銅雀臺西可三十里其南爲漳河故道其下流則投巫之處也閘之東南約十餘里有村名稻田淨渠蓋河伯娶婦之害旣除引渠灌田可以種稻至今猶嘖嘖在人口也予生平好古每見前賢遺跡輒徘徊不能去況漳濱乃桑梓之鄉水之利害最爲詳悉西門君事業尤所寤寐不忘者因沿渠而上溯之至於閘口不

禁喟然曰思深哉聖賢之用心固如此乎歷年雖多而無少損壞有以也夫蓋相其高下度其土宜厥土惟剛也故可以久而不潰也南流之水既少則不能爲害也分之而北則臨漳成安等處之田皆可以獲其利也爲水門者二則其流不至於太急也建梁於其上則人行可通也兩旁各砌以大石則雖有激湍於閘無損也而又恐歷年既久沖決靡定不能無脣齒之憂也於是大石之外附以小石用灰塗之蓋爲夏月水勢暴發石子或被沖決則隨時修補而大石可以安然不動也善爲

溝者水漱之善爲防者水淫之觀於此皆有所不足言矣嗚呼西門君之爲此也豈非欲一勞永逸使後之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哉孰意功難成而易廢水變遷而無常任其自行自止數年之後將合者不可復分矣迨至曹魏之時爲元武池以練習水軍則惟恐其不合也極合流之害至於伐大木徹牆屋毀城郭禾稼爲之一空當事者憂之於是築隄以捍之或以至柔之土禦至剛之水而隄爲必壞之隄或隄築於此河遷於彼而隄爲無用之隄勞民傷財動以萬計至於水大沖決當事者

東手無策焚香默禱會何補哉幸也西門聞依然無恙也但一反手之勞可以分而疏之則水之勢必弱矣此雖至愚者可明也較之築隄之費其利害不大相懸殊乎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予是以每攜友朋來觀斯聞未嘗不神遊於其世也安知後人無聞風而興起者乎今而後知西門君之廟食百世非偶然也

去思碑記

呂游

古之君子怨有不仇而德無不報其報之也或以貨或以力惟盡吾心焉而已若乃編戶小民欲報公卿大夫



之德則九牛一毛會何關於輕重但使天良未喪則敬  
甘棠而勿伐愛遺碑而墮淚皆所以報也今之人反是  
怨無不仇而德有不報此古今厚薄之分也曷言乎怨  
無不仇也悍吏之來吾鄉委曲以奉之雖一家之飢寒  
有所不顧及其既去則極口相詆而且與子同仇之歌  
不離於口蓋其怨之者深矣若乃數年不受吏胥之擾  
四民各安其業則本於賢守令之經猷區畫非代遠年  
湮事也有欲表章之者或乃百計以阻滯之間其人豈  
果無是非之心乎不過妒他人有好善之名以自飾其

慳吝耳所謂德有不報者如此乙未河決今纔八年耳  
每讀周縣公稟啟雖不能如西史諸賢分水灌田然其  
決志不肯築隄雖賁育不能奪也及讀徐撫軍咨文則  
仁義之人其言藹如雖東里潤色不是過矣癸卯之秋  
秦邦彥所築舊隄沖決當水沖者或欲動大衆修補之  
於是有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曰漳濱築隄固不止七  
年之病若周公之稟徐公之咨則直三年艾也有能預  
爲畜之者乎乃不憚重繭徧告友人而應之者十不一  
二然則列名於此者所謂中行獨復豈不以附驥尾而

顯哉再如福建陳公從善如流不恥下問納童生陳端策罷一切河工專修護城隄又如磁州張公潛議請遷橋漁洋民享其利者九十年能追述其事者蓋鮮矣予是以每讀古人書如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不禁廢書長嘆也

張公請移橋漁洋碑記

呂游

書曰以功作元祀大凡載在祀典皆有功於民者也自禹疏九河盡力溝洫之後西史二公旣廟祀矣自時厥後若李仁綽郭守敬皆能分漳水灌田者而祀典缺焉

亦越我

朝而有翰林張公生於漳水之濱無守土之責是時磁州猶屬河南也目擊官路草橋爲民之累乃請於郡守移橋漁洋其用心深且遠矣蓋漁洋渡口在西門闌石橋之西相去不過二里往來行人或有觀感而興起者乎孰意九十年中竟無有言及此者遂使張公復古之心湮沒而不彰總之人非困於飢渴者久不知飲食之甘今大橋之病民久矣是以丁酉之歲友人馮公爲請復舊制以蘇民困事在磁州具呈事雖不行然讀其文

前賢在天之靈亦凜凜有生氣因之有欲立石以傳不朽者友人杜公卽慨許捐一石碣予不禁懽欣鼓舞何好義者之多也若再有繼起者卽爲西門公立廟於閘口石橋之上凡有功於民如李郭二公及張公者皆配食於其側使後之覽者不能爲他鄉名宦必勉爲本境鄉賢豈非漳濱一大快事哉時乾隆癸卯十一月

龍神廟碑記

國朝 姚柬之 柏山

考磁州志神姓竇名宗爲陵川人隋末滄州刺史大業間與竇建德相持未決移軍磁之蒼嶽山建德圍之糧

盡援絕公棄甲呼天西向再拜而立槁於山頭磁人葬

之立廟以祀詔封爲鼓山之神迨周世宗收河東感神

陰助贈護國昭靈侯敕有司歲時致祭明正統間遷廟

山下每禱雨輒應以廟原立蒼鬼之巔而神能沛甘霖

以濟民困故又稱其廟爲蒼龍廟又摹西佐村神廟碑

神姓竇名宗係山西海州府陵川

海州府疑澤州府誤

楊故村人

也父七郎母韓氏廣施陰騭累結善緣致感神孕其父

四十七歲母三十七歲時陳宣帝大建十三年六月十

五日子時異香馥郁瑞氣繽紛萬象懸空神誕於世天

資美正動止端方生而聰明長而廣博年及十五綽有  
威容素洽於衆文武俱能孝廉冠世隋開皇年間文帝  
在位朝廷缺指揮一員詔下州縣果有奇材各展其用  
是時耆老王仲等推舉竇宗德崇藝廣狀申澤州轉行  
進上應孝廉職賜指揮在任之間有鳳凰林強寇申從  
率率羣黨莫能克降者帝命將駙馬高仲和而宗與焉  
宗是時爲先鋒指揮以平暴亂奇謀妙筭如指諸掌拯  
生靈於倒懸誠賴宗之功也遂遷大名府南樂縣令在  
任三年致治以寬教民以孝民物富盛市里歌謠宗去

之日黎庶慕戀如侯霸攀轅鄧攸拽纜脫靴摘鏡慎是  
清廉後陞滄州刺史將卽半年文帝駕崩仁壽四年煬  
帝卽位自以地廣征伐威震八紘負其富強之資思逞  
無厭之欲驕怒之兵屢興土木之工不息旌旗千里征  
稅百端大業九年盜如蜂起磨牙搖毒以相螫噬是時  
竇建德率曹州錄事王自試驅兵數萬結連河北之地  
直至鹽山戰屯據勝取竇宗不服慮不可敵敵之恐傷  
良民寔棄城而去之從者數百人至嘉祥山靈草川救  
駕寡不敵衆卽奔行數日適磁州西鼓山蒼鬼頂上避



歆有竇建德之兵追襲圍困下而視之喟然嘆曰力疲人乏能不亡乎嗚呼天命終也立而化之建德許其鉅忠將軍隋封鼓山都土地神號蒼鬼大王屍方自倒閭邑人民知其爲正神畏而敬之就葬其屍而建其祠香煙火祀未嘗有輟迨至五代周顯德元年世宗征北漢主劉崇於高平路遇而未嘗脫身偶遇賊兵萬餘莫敢拒敵駕不能勝至夜月下顯竇字旗號大破賊兵如湯灑雪救駕還朝周世宗召太師中書令馮道問曰昔者有竇將軍否對曰臣檢功勞簿有磁州鼓山都土地竇

宗文帝時孝廉進舉英武人也陛下洪福感致陰兵來  
助世宗大悅敕封護國昭靈侯等語考隋書發使巡省  
風俗有文武才用未爲時知以禮發遣朕爲銓擢等語  
此詔在開皇三年無賜指揮之事隋百官志亦無指揮  
之官終開皇之世除突厥吐谷渾爲寇外有婺州人汪  
文進會稽人高知慧蘇州人沈元愴樂安蔡道人蔣山  
李稜饒州吳代華永嘉沈孝徹泉州王國慶餘杭楊寶  
英交趾李春熙州人李英才交州人李佛子等人無申  
從率之名亦無命高仲和之事竇建德自立爲長樂王

事在大業十三年建德傳亦無率錄事王自試之事至  
功勞簿說尤無稽其史有未備耶抑傳訛耶記以備考  
重修臨漳縣關帝廟碑記  
姚柬之

今天下自通都大邑下至村墟集社不問海內外無不  
有忠武之祠其俎豆之盛幾與先師孔子同不祧嗚呼  
可謂盛矣夫以忠武之絕倫超羣世有孔子當在弟子  
仲子之列而後世之人尊之爲聖奉之爲帝歷千百世  
而不少衰豈非以其能禦大災捍大患拯民於水火之  
中登之仁壽之域爲

國家造無疆之休耶不然何其入人之深如是也考忠武從先主於袁紹軍紹封鄴侯臨漳地時爲紹所有忠武馬跡所至或至漳則漳人之祠忠武尤當有加焉而棲靈之地乃椽薨傾頽像塑剝落侍從跛倚壁間非所以答神庥也余夙奉忠武最虔生平出處及有事來不能了然於心者輒禱於忠武籤發多符所禱意言休咎亦不爽會來宰臨漳之三年歲在大火天大旱自八月至於五月不雨當是時野無青草飢而道饑者相望也余無如何禱於城隍者三禱於漳神者一禱於蒼龍白

龍者再於三臺取漳河之水邯鄲取龍井之水山西黎  
氏取龍洞之水每水至必有雨輒爲黑風吹去其風之  
來如蚩尤之旗經天如海外颶風掀瓦折木其甚者自  
辰至午晝且晦飲食起居必以燭殆哉岌岌不可終日  
嗇夫吏民環而飲泣待死數矣余無如何因設忠武神  
牌於廟而禱之時五月十二日事也越翼日神誕之辰  
大雨降風旋起且力雨力不能勝有雷聲自西南來兩  
隨注力擊風風且狂雨愈猛風稍衰雨益力計自丑至  
辰得雨五寸其低窪處積水至尺餘而鄰境成安有沖

塌城闈漂沒倉穀之災漳邑無有也於是閭邑士民慶更生先是余乞神籤有今歲田禾實有秋之句果然其捍災禦患孰大於斯耶余前募忠武鄉人之客於漳者醵金爲修祠宇重塑神像及侍從像囑汾陽縣人監生趙烜董其事於雨後適落成余旣感神德而衆人之好施不可沒也因立碑於廡間以誌不朽

創修古鄴書院考棚碑記

國朝

賴福邦

子弼

聖朝國有學邑有庠

文教昌明士風鼎盛而復求所以儲賢才育寒畯廣教

養之模者則書院之制爲精且備余於庚寅春奉

簡命守茲土卽詢書院舊址則自雍正六年晉江陳君  
創建後漳河漫溢蕩然無存僅於官廨課士以昭獎勸  
余心有未慊焉謀及寅僚紳士輩籌復舊制而所費不  
貲需資衆力乃計畫未行而地震災起民力竭蹶捐助  
爲艱蓋有志焉未逮也歲次甲午休養生息閱四年矣  
復申前議首先倡捐併出示勸諭紳庶共襄善舉數月  
間捐輸踴躍得制錢五千有奇初擬於縣廨東購隙地  
建蓋未果行嗣於縣西偏置民房重加營造并修童試

考院省臨時搭蓋蓆棚之繁且以蔽風雨也惟延師修脯生童膏火所需仍屬不敷復爲愷切勸導得三千緡爰乃籌畫章程權輿畧備分別指輸多寡與夫董事諸君稟請甄敘榜額以示寵嘉並刊勒碑銘用垂不朽於是慎選師儒道嚴董勸爾多士樂羣敬業共相觀摩余數年求賢樂育之心于焉少慰若夫廣勸善之方推樂施之雅濟經費之不足補立法之未周俾諸生端品殖學砥礪潛修與嵩陽嶽麓後先輝映以仰副皇上棫樸作人之雅化則尤望於後之君子是爲序



淦水震災記

賴福邦

道光十年庚寅閏四月廿二日余自郡公旋繞吳家莊  
勘漳河隄工日方中色暈熱甚行次孫陶西北風大作  
涼轉徹骨黃昏至杜村假館少憩主人迎之門未及言  
忽雷聲轟轟然煙塵四塞舍宇顛掀屋瓦飛擲衆皆目  
瞪口呆莫知所措余疾呼主人與避之間廠維時人畜  
之嘍嘶牆壁之坍塌驚心動魄俯仰若無所容少定市  
人相驚以地裂水盈其中者且數尺益增惶惑因解之  
曰爾居民其無恐此蓋地震爲災逾時卽止惟以地濱

漳水水沿裂出地一定則水旋消其暫趨高阜居之無  
遠竄以致他虞羣疑遂釋震稍止趣駕言旋時夜色蒼  
茫程途不辨車馬僕夫陷裂中者數矣所經過村莊男  
婦皆露處相對驚惶余悉以前言慰之而後卽安比抵  
城城壞及街街塞猱行上下漏三下始達署衙署倉庫  
雖多傾圮尙幸人俱無恙於是會議分厯查勘傷可醫  
者醫之死無葬者葬之正擬詳報乃廿五日清晨有武  
弁飛騎入城突稱西來人馬數千肆行劫掠今已去城  
不遠矣柰何余思乘災生變事所或有邇者郡邑防營

星羅碁布彼數千之衆豈易突如其來必無之理也試  
往探之始知直豫被震之區同日俱有訛報越數日又  
有鬪傳野獸食孩者復飭持械踪迹之亦屬子虛噫異  
矣豈坤輿不靖鬼神不安於室而故作此以警人與自  
是以還或數日一動或一日數動但莫甚於前而人亦  
見慣不驚矣五月初有雹爲災於務本等三十餘村大  
者如卵如拳損禾棉傷人畜繼以震電烈風大木多爲  
之拔井多欹塞不能汲蓋地震之餘變又如此所謂殃  
咎各以其類至非耶豫災惟臨最重稟經楊海梁中丞

奏蒙

天恩賑卹戴蘭芷方伯撥帑十餘萬兩委官二十七員  
親臨彰郡逐加履勘臨漳派留黎藕花司馬等十二員  
幫查戶口當堂發給共散賑銀三萬九千餘兩餘交藩  
庫又奏准兼被冰雹村莊全蠲本年錢漕其第被震者  
糧賦皆展緩至十一十二分年帶徵嗟乎吾民雖罹此  
大災瘡痍疲敝而仰沐

聖恩至優極渥是又不幸中之一幸也外此如壇廟衙  
署亦蒙發款飭修各還其舊甫竣事層台遣員密查知

臨民均沾實惠余此役亦有微勞蒙保以應升之缺升  
用此余甫蒞臨漳遇震辨賑之原委也特誌之以示不  
忘云

地震記

國朝

李德溥

伯泉

道光十年庚寅閏四月二十二日酉時直隸磁州河南  
臨漳縣同時地震有聲如雷自西北而東南地揚簸若  
箕立者仆坐者倚卧者轉側人畜呼號之聲房屋崩折  
之響如鼎沸如礮鳴塵霧迷天慘聲震耳移頃始定昂  
首屋宇盡失壓斃人畜數萬是夜天氣微寒人皆擁被

露處驚惶既定面面相覷無人色各失聲哭慘不忍聞  
惟見星斗光中危牆敗壁嵯峨可畏或時作崩墮聲則  
驚唬四起不能成寐俄傳村前地裂數丈村後泉沙湧  
出更兼井水傾溢平地幾成溝渠此身魄然所處皆不  
測之險洵古今奇變哉次日各於居旁隙地架木爲棚  
結草爲廬合家聚處雖有僅存之屋不敢入也至十月  
杪始有構室以居者然時或微震卽抱被攜兒驚犇院  
外月常數作曩之所謂入此室處者今直畏途視之矣  
後聞磁州更甚屋無幸全之瓦院無及肩之牆死傷尤

衆城南石橋崩陷無餘處其上者身爲齏粉河水爲赤  
嗚呼慘哉然而茫茫大劫予一家獲全不可謂非邀天  
之幸也至今二十年事過險出每一憶之猶爲心悸

重修二大夫祠碑記

國朝 劉起鳳 詞宗

祀於名宦與祀於專祠有以異乎曰名宦惟官祠之而  
民之歌功戴德者或無以達其誠而申其祝禱則特祠  
又烏可已夫祀於一時以至後世愈久而民愈不忘非  
德業之盛洽乎民心曷克臻此則前人之祠祀謂卽令  
斯土者之儀型可也然令苟能以前人之儀型爲儀型

則其爲儀型於後世者又可知也邑有二大夫祠舊祀西史二公在古鄴城西南大夫村明嘉靖間邑侯路公以距城寫遠移建治西北隅歲久傾圮

國朝雍正八年晉江陳公始移建此處今

皇上御極之十年我漢上輔庭賴公以卓異鴻才奉

簡命來宰是邦其所以治民者一以前賢爲法暇謁二公祠見其棟宇頽敗謀更新之會地震邑城衙署一切坍塌祠經震撼基址猶存當是時公方急辦震災並營繕城垣學宮衙署倉廩城隍關帝等廟諸務叢集未暇



從事於斯明年興廢舉墜次第完全爰諏日鳩工復祠  
舊制爲正殿三楹偏厦五楹殿中塑神像定祀典每歲  
以季春三日季秋九日用羊一豕一致祀工竣囑邑人  
士紀其事於石竊惟二公爲邑賢令千古豔稱固不獨  
漳民歌思已也其並享血食於斯土也宜矣今邑侯之  
惠與二公不同迹而同心觀其新二公之祠則平日之  
所儀型者可知矣千載而下有懷我侯之德如慕二公  
者乎吾知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故樂爲書之

重修文廟文昌宮文昌閣碑記

國朝

惠麟

天下郡縣皆有學首崇

至聖次則輔以

文昌凡儲天地之英而闡道德之光也其地豈不重歟  
余蒞鄴趨謁殿廡見其基局宏敞而棟桷牆垣頗多剝  
落謁文昌祠亦然至文昌閣則遺址僅存矣卽欲葺之  
以歲不易未遑也咸豐辛亥廣文李君倡議於寅好間  
旣竊幸適合私衷而城守孫君暨少尉顧君皆捐廉爲  
倡始由是而紳而民而商咸歡欣競勸以襄厥成未逾  
月而輸制錢六千有餘貫爰派邑紳之曉暢工務者董

其事閱二寒暑而三工告竣以此見

國家人道化成人心風俗之厚而董事諸君之勤且敏也遊斯宇者將本道德以爲文章雖不僅科名計而人文必蔚起焉是爲記

臨漳漳河神廟碑記

國朝 李鶴年 子和

水莫大於四瀆其秩祀等於諸侯唐時有請以漳水備四瀆者豈以其獨行入海源遠流長爲足以鎮坤輿而膺帝秩乎余嘗以事往來漳水上竊考是水導源於發鳩山納絳雍諸流至交漳口而清濁相匯遂合流入於

海測厥地勢河縱而漳橫故書曰衡漳其水湍流迅激  
汪洋奔駛稱爲河朔巨浸讀覃懷底績之篇景然於大  
禹之功德爲不可企及也若夫支分派衍溝渠四達啟  
閉宣洩沃壤交錯無隄防壅決之患而因勢利導灌溉  
沃於田畝益想見西門豹史起諸賢其功在一時而澤  
在百世也至其襟太行而控壺關倚銅雀之荒臺訪元  
武肄師舊蹟甯惟俯仰古今喟然發臨流之思蓋又覘  
覽形勝而念及籌邊設險斯固捍衛畿疆之重地也然  
則是水雖不足喻江河之大淮濟之長而包絡羣流潤

千里以庇四境其功顧可一端罄耶臨漳之有神廟  
由來久矣水旱祈禱輒驗邑人奉祀惟謹同治二年山  
東會匪自范觀擾至臨境其衆三四千人及渡漳人馬  
淹沒過半勢以孱削同治七年春正月捻匪北竄時值  
冰結水淺先二日忽暗漲覆溺賊騎無數幾斷流及二  
月回竄官軍練卒追至於河水復盛漲賊黨復亡以千  
計由是駭異奪魄不敢復渡漳河是歲自春及夏天多  
雨河流忽分數道向東北奔注若躡賊所在驅令陷溺  
者俾大軍合圍黃運之間聚其黨而殲滅焉時余方督

師駐天雄聞其事者遠近傳爲神異師還逾年邑之人舉以白余遂以聞於

天子乃

勅部臣議加封號

命翰林書額以頒下邑於是臨漳士民歡欣鼓舞樂夫天聽聰而神人和也爰爰靈居聿新廟貌九年夏六月邑宰駱令文光具牘來告成且願爲文以勒石余惟河神赫聲濯靈以福佑我黎庶也豈守土者所倖邀歟良由

聖天子德威遠暨感孚達於川祇而猶復俯順輿情尊  
崇河伯明禋肇祀丕應休嘉揆之古者四瀆之祭爲何  
如詎不足彰一代美備鴻規而垂爲中興令典哉是爲  
記

重修臨漳縣漳河神廟碑記

國朝

駱文光

子木

漳河冀豫間一巨浸也溯其源來自太行山右匯清濁  
二流東至舊閘口間以上山石夾護雖湍流迅激不能  
爲害自雀臺以下一帶平原曠野夏月水勢漲發洶涌  
異常往往淹及田疇甚且爲城郭村墟之患而臨之民

臣江縣志 卷一三  
處漳下游耕鑿爲業者獨能當橫流而不驚集中澤而  
無虞非有

神明爲之呵護乎世傳乾隆間有汜水孫孝廉北上渡  
河沒於漳水遂爲茲川之神其詳載舊碑記中不復贅  
敘而靈顯迭著能捍大災禦大患是卽有功德於民者  
固宜列入祀典也同治二年秋山左會匪由范觀等縣  
進竄臨境蟻聚者三四千人比渡河覆溺無算七年正  
月文光宰是邑皖捻北竄時正水淺可涉先二日上游  
忽暗漲溺斃者幾至斷流二月杪賊又回竄官軍民團



拒至河干忽水復漫溢殲斃以千計嗣積雨連綿溜勢  
倏分數道向東北奔注一似躡跡追踪驅令入海隅俾  
戎事得以合團成捷

神之靈佑昭著不特臨境蒙其庥卽豫疆亦因之鞏固  
軍事竣文光稟陳李撫帥蒙 奏准

勅加昭惠封號

頒給雙源匯澤匾額嗚呼

聖世崇德報功祀漢祭淮列在鉅典

神之功配四瀆得荷

褒榮尤足傳之史筆炳曜鴻文而爲臨民所永仰也於  
時臨漳正辦善後事宜葺雉堞新各壇宇爰趨子來爭  
先赴廟工丹楹刻桷烏革翬飛逮庚午秋工告成邑民  
來與會者不下二萬衆文光因倡議以每年九月九日  
興會半月五年繕整廟宇一次其一切獻牲演劇修葺  
之需均按沿河四十莊派費載在規約庶幾歲修有例  
而廟貌常新勉厥同人纘承無斁至管鍵廟門向由住  
持僧職掌尤慮玩忽從事或致庭除蕪穢今議仿西史  
大夫祠亦設義學於廟之東廂取贍書院地租延師授

讀選邑中端謹士昕夕在廟兼察住持勤惰凡此皆所以崇

神烈隆祀典而令邑之黎元蒸蒸向化知樂利所由來也文光不敏承乏於斯覽殷墟之遺俗慨想播遷緬淦水之分流溯洄大澤不揣固陋乃拜手而爲之歌曰清漳濁漳流湯湯兮下潤郊原兆豐穰兮隄防不設慶順軌兮灌溉無遺仗

神庇兮

神之格思民居奠兮四郊多壘賴垂鑒兮吁嗟么魔忽

臣海鼎元  
卷一三  
殲滅兮拯民水火登衽席兮煌煌

天語輝輪奐兮鬱鬱明禋薦玉瓚兮

神之功烈媿岳瀆兮穀我士庶綏福祿兮

重修西史二大夫祠並設義學記 駱文光

西史二大夫有功於民奉祀斯土千百傳後廟貌如新  
第歷年久遠棟宇弗修垣墉漸剝莫爲之後雖美勿彰  
詳稽縣志雍正八年前縣陳君大玠以舊廟久圯移建  
祠宇於縣治東偏祠後建古鄴書院另闢靜室募僧住  
持令司管鍵又清釐舊有香火地六十餘畝再捐逾四

頃悉付住持僧耕種獲籽以爲歲修工費及課士日茗  
椀爐火之資區畫盡善百餘年來祠宇之經歷歲月久  
而弗替者有由然矣文光於同治丁卯宰理是邑越明  
年軍務稍戢爰舉是邦之廢弛散佚者一一振興之繕  
城垣修書院葺各壇廟因併新斯祠以光二大夫之遺  
烈第自陳君捐增廟地以來迄今住持之僧凡幾經更  
易其地之爲僧人私典私售歸於亡有者不可復知茲  
悉心蒐求得其典質未久有售主姓名及邱段可稽者  
計一頃二十八畝爲之追還歸廟另招新佃定課額責

令歲納租錢如千數酌給住持僧人四季齋糧薪菜費  
而以其餘籌建義學就廟中東屋延知名士訓授貧寒  
子弟誦讀兼以督責俗人洒掃院宇看守門垣凡塾師  
之束脩節禮以及朔望香楮之資均於地租是贍而今  
而後邑中父老子弟庶幾咸知廟地寔存若干課租有  
所經畫而無可昧其出入昔日之盛舉不至年久復湮  
歟塾中子弟十餘人終歲占畢每屆春秋時祭官詣廟  
行禮爲之稽查學業且令隨從拜跪俾成童之歲得以  
從事俎豆之旁爛習禮儀趨承几席其與村學冬烘見

聞知識之不越田野者相去凡幾異日由記誦之學而  
作爲文章詞賦登之庠序爲進取資亦二大夫之遺澤  
涵濡造就有以成絃歌之雅化乎文光不敏承乏于茲  
仰維前代名賢功勛卓越輒慙然恐無補職守惟於地  
方之興廢祀典之尊崇不敢不熟籌而措置焉是爲記

復兵械記

駱文光

臨邑界在兩省咽喉之地一遇軍興爲戎馬往來必由  
之路明季崇禎年知縣事山東張公爾忠修築四城角  
並護門礮樓共十二座團練馬步兵勇十九營以及守

城礮械無不具足彼時天下大亂官民一心是以雖遭流賊之擾近畿州縣城池無不殘破而臨邑一城屹然無恙可見禦備之方當講之於平時莒城恃陋不備春秋所以譏之也張公所作各礮樓記及兵械記均載在縣志其爲地方計深遠可謂至周且備乃承平日久官紳多以不急視之各礮樓至道光六年始行折去修補城牆兵械則久已蕩然無存亦不知張公所建收儲兵械之武庫在何地惟於折修南城門樓時在洞上創出小鐵礮一尊鑄有張公姓氏乃當年公所監造者特令



該紳董等供之尊經閣上藉資崇奉公謂空拳不可以  
應敵有兵無械與無兵同回憶戊辰元旦皖捻直逼城  
下四面火光燭天時余蒞任未久雖招募勇丁櫻城固  
守而城垣坍塌卸鎗礮俱無不被攻陷已徼天幸而四關  
民居高出城上卽有鎗礮亦不能及遠惟有任其焚掠  
慘不可言且四鄉之民知本縣城池廢壞不足恃每聞  
警遠徙不敢進城逃至半途往往全家被裹脅而去爲  
民司牧不爲預圖保聚之方此心何以自安然事非經  
歷不知其難痛定思痛方知張公之論親切有味誠非

過計過詡也今城工礮樓已重建加高四關民居有所庇護且看守有人歲修有費不必官捐不勞民力止須官紳隨時整飭即可永存勿壞惟所置鎗礮在民者不計外余所拮据製造者若不存其數年久必致散失張公所謂後有緩急復無所恃更費後人區處也今逐一造冊收儲尊經閣上並責成書院城防紳董每三年磨洗一次如有鏽壞短少著落賠補鎗礮不比別項器械只要接時檢點磨洗數百年可以不壞至四城團練旣操演成式仍應隨時操練卽永無匪警亦於每年霜降

祭旂合操一次俾陣法不致荒疏礮械不致廢失藉以  
示安不忘危之意

酌定車馬碑記

國朝  
馬晉明

蓋聞輕徭與薄賦同仁救弊與補偏皆義自古循吏欲  
民逸也必先恤民勞欲民樂也必先去民疾我邑侯駱  
公下車伊始卽訪民間疾苦僉曰疾苦多端其一車馬  
差一差而派數差之車一車而折數車之價前價未清  
後價復出四鄉不勝役胥之擾一邑皆苦驟馬之累往  
往以牛易馬賣驟買驢間有一村無驟馬者公聞之惻

然深憐酌令四鄉集長舊年買馬者捐其官費改而買  
騾設置號車二輛以供送迎凡有差遣概不勞民集長  
未嘗多費鄉衆亦得免差九營馬匹酌令輪流分支各  
有定期編列號簿存房不令偏枯亦不輕用民皆以爲  
便歲戊辰皖匪北竄大兵十餘萬往來追逐鄰封多苦  
車馬之擾而我邑獨無此累憫時艱恤民力從容籌畫  
往往大差接踵而過而人多不知此尤恩德之最著者  
均願勒石以紀之公聞而固辭曰鄴令之賢首推西史  
二公除河伯娶婦之害興開渠灌田之利至今血食宜

矣其次王君象天欲除鄴下三苦而有志未逮今磁州  
所夫雖除而自首協濟如故吾旣景仰西史之賢竊欲  
成就王君之志訪耆舊覽邑乘查涉縣浮糧之由核協  
濟漕米之數欲剔除而未得剔除欲更正而未及更正  
也區區車馬差除而去之以是爲德不滋吾愧乎無奈  
羣情感激咸固請曰地方多一事則有一事之擾寬一  
分則受一分之惠此差獲蠲行見閭閻日富騾馬日多  
常而耕種場圃稼穡不慮荒蕪變而馳驅身家性命亦  
易保全豈止差免一歲錢省萬緡哉銘之於石吾儕小

人固因是而不忘慈惠後來神君亦閱是而益切痼瘵  
此亦召棠勿翦郇黍嘗膏之意也公辭不獲已許立諸  
堂側因述其顛末以誌政與仁依事猶義比羣黎徧德  
萬禩蒙庥云爾

重修城隍廟記

國朝

彭九齡

子壽

光緒七年冬邑侯徐倬雲父臺以齷政司馬來宰是邑  
甫下車卽以興教化振廢墜厚民生明祀典諸大端急  
先務一日謁

城隍見棟宇傾圯惻惻動容曰此非所以妥神靈也因

慨然欲葺而新之越明年春邑侯捐廉俸爲一邑倡並  
集閭邑富戶紳商量力捐資不數日而綽有餘裕謂非  
我邑侯惠義疊著葺屋披誠而能樂意傾囊如是之易  
易耶遂諏吉經始庀材鳩工由孟夏迄仲秋五閱月而  
葺事塗茨丹雘廟貌一新以視昔之頽垣敗壁煥然改  
觀矣懿惟

城隍之名見於易若廟祀則莫考其始記曰天子大蜡  
八伊耆氏始爲蜡蓋蜡祭八神坊與水庸並列其間坊  
者城屬庸者隍屬殆卽祀神之始歟顧今之所謂神者

與古特異古昔之神不過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以是爲神之功而已後世則賞善罰淫錄功紀罪神無不陰持其權以與陽世之刑賞相佐佑是非神之果分今古也蓋古者人心渾樸善惡之迹顯然衆著無能逃於刑賞之外故不待神之鑒察而已足使民遠罪而遷善晚近人情詭隨機械變詐百端多有王法所不及治者神故不得不時顯其靈以助刑賞之不及實則所謂聰明正直而壹者神固無分古今也而其感應之神昭著之迹今與古若少異者所謂依人而行因人而靈者也故



古昔之神若與民遠後世之神類與民近惟今之神既與古異則吾人之所以事之者亦不得不與古異古之事神所謂合聚萬物而索饗之者不過設壇以祀之耳固無所謂廟宇也今則殿寢門廡美輪美奐一與生人之宮室無殊夫固由於時之不得不然出於情之不容或已者也然則今日之重整垣墉再勤丹漆舉傾圮之餘而一旦葺而新之者殆亦有不得不然不容或已者歟廟之西舊有齋房三楹以其感德政而建取惠澤旁流之意故顏曰春雨堂或曰是堂也落成時適有如膏

之春雨堂之內奉前邑侯王公諱象天真像陳公諱大  
玠祿位亦重新之用以順輿情仰慕之私并以見前賢  
之流風善政沒世不忘云爾是役也倡義集貲者邑侯  
徐君也贊襄規畫者干戎王君廷揚司訓張君鵬圖高  
君錦帆少尉凌君文英余君翼冕也而度支經費總理  
督工者則九齡與邑紳孟詞宗王舉賢孫學海劉驤龍  
王聘賢馮蘭亭孫思恭來振邦均與有勞焉例得并書

新建橋工料廠碑記

國朝

劉驤龍

首昂

豐樂鎮橋工向照舊章籌辦習以爲常均安簡默不贊

一辭歷有年所光緒辛卯秋七月邑侯傅薌泉父臺以直刺史來宰是邑甫下車接見紳耆卽問民利弊誓與興除泊初冬適遇豐橋輪值臨漳搭造邑侯不事更張亦不規規故轍惟因時制宜酌派紳董來豐鳩庀猶不時親往督理與紳慰勉交加務期工堅料實精嚴鞏固并屬撙節度支裁減冗費於焉各色踴躍趨公若私不而月而歲厥事猶羨餘數百緡更商購莊院一所越明春繕葺完整榜日臨漳縣橋工料廠准備撤橋存儲料物以免朽損爲異日需謂非邑侯開誠布公潔己節用

詎能使素不敷用之款而今且用之不竭爲我邑留有  
餘地耶在工者亟欲勒之石以昭法守而邑侯謂不盡  
然是幸水落岸窄孔數較鮮故稍有餘貲余何力之有  
庶無使余愧旣而共仰公之讓善不居敦祈益力邑侯  
不欲違衆允所請故撮實而紀之以爲後之踵事者藉  
鏡焉云爾

岑觀察冬巡記

國朝

潘矩健

康甫

河朔之爲境北枕太行南距黃流獨東北一隅與直省  
之大名廣平相吞吐光緒戊戌今道憲西林岑公以冬

巡至濬縣暇乃涉淇水登伾山北望燕京慨然動風雨  
彭城之感蓋是時公之仲氏旭階太尊方以道員出守  
廣平成安廣之屬縣也去臨漳不三十里其邊徼且抵  
臨漳北郭外公私念若仲氏因公外出可迂道至此一  
會而未敢必其然也試遣使偵之果廣平公以事謁大  
順廣道於大名不日卽還至成安則大喜乃折柬刻期  
以待太尊亦喜兼程進比公至廣平公已先來於是遂  
相會於臨漳境上縣令周君海六爲設團樂之宴喧笑  
之聲雜於角鼓堂皇之地懽若家庭斯時賓客僚屬莫

不眉飛色舞詫以爲千載奇遇時冬月十有五日也吁  
盛已公素不能飲是夕亦連舉數觥酒次語廣平公曰  
弟猶憶避寇滇南夜行田埂上飢摘生蠶豆食時否今  
且各持符節矣因覩述少時顛沛狀及先襄勤公行軍  
事皆大歡噱座中有灑然動色者先是襄勤公以孤軍  
解圍會城賊勢猶甚鳩張餉道之不絕者如綫公攜廣  
平公於槍礮林中自曲靖徼行達省以省親未而月我  
軍之營於要害者數失利而制府劉公全軍覆於尋甸  
州會垣大震襄勤公慮不能支趣二公速回曲靖瀕行

手貂裘一襲以賜曰脫會城不守我必殉以身若輩可  
間關入都見

天子

朝廷恩厚悼念我必卵育而翼覆之若輩且無恐今軍  
事棘已傾囊助餉無以遺汝可持此充旅費因相對泣  
下時公甫及冠廣平公纔十一齡耳由是觀之則今日  
之會公旣觀察河朔廣平公亦屢典大郡而叔弟雲階  
公季弟堯階公又皆開藩陳臬爲

國重臣卽弱弟玉階孝廉亦早聽鹿鳴文名藉甚木天

臨江府志 卷一三  
閩苑直唾手視之明德之後必昌公家之方興未艾何  
如耶既望越二日爲公懸弧令旦幕中朱筱艇先生門  
下徐述庭都闈將率從吏傅蘭泉廵宰暨矩健以一杯  
爲公壽公語矩健日子母然酒醴之醺享不如笙簧之  
鼓吹子曷以文記其事庶予兄弟所以承先澤而答  
國恩者意益有在泱泱漳水不又添一段佳話乎矩健  
唯唯退而閤閣濡筆謹述其梗概如此且無使雀臺賸  
瓦韓陵片石獨有千古云

重修臨漳文廟碑記

國朝  
周秉彝  
海六



自天子之國都下逮郡邑皆有廟以祠孔子典禮莫隆焉一敝而必修修之而必汲汲以完其舊則有司者之責也惟州縣之吏恆不得久於其職往往創其始而不及待其成欲工遂訖功於一人不綦難乎臨漳舊城齧於漳水自前明遷今治更立孔子廟以趙藩駐彰德而移學使試事於臨漳故當時學宮之盛甲於一郡

國朝康雍之際仍其遺構再修之洎道光庚寅地震廟毀又請帑修之迄今六十年多所敝陷而東廡頽敗尤甚其神主有移置他所者榛蕪之狀至不忍睹光緒壬

辰夏秉彝來尹是邑恭謁聖廟竊以興修爲己任謀之  
耆老皆曰曩者徐侯本立曾倡捐若干縉甫集議卽以  
事去繼徐侯而來者率一二年卽他徙未遑議此今侯  
始下車卽欲踵其志而成之則所以尊崇聖教惠我漳  
人以學者良摯且厚敢不時其緩急惟所命乎余觀臨  
漳本西史舊治土田之美爲史所稱顧自漳水南北行  
無定膏腴汨沒寢成瘠壤已非一世又值余承乏之初  
疑於未信而勞倘驟興大役力或不贍何以卒吾事也  
於是捐俸爲倡繼以衆之所輸視公易奏者而從事焉

首及東廡次啟聖閣又次則西廡戟門櫺星門暨名宦  
鄉賢兩祠外而周垣內而圍橋甬道之屬無不撤而治  
之先是廟自禮神外無別室每朔望告廟官僚聚會必  
一假名宦祠至春秋祀益以贊禮諸生無所容則支席  
棚以處之簡陋狹隘時或風雨不蔽與祭者恒以爲苦  
迺於泮池前隙地創建東西廳房六楹俾衆有所庇事  
已則聚祭器藏其中秉彝顧而樂之以爲賴吾民之力  
其程功小者亦旣賡續告竣矣獨大成殿工劇而費不  
貲惴惴焉惟不克經營是懼然居常與都人士并力籌

之皆與我有同志時引大義曉其鄉人咸樂出私錢相助積數年之所獲乃克起而治其大者以諸祠旣修而大殿舊址適形卑下爲增高五尺廓起宏規巍巍翼翼旣畢役士之樂觀厥成者咸來請曰今者宮牆嚴峻舉數十年積敝而一新之微侯之力不及此願爲文以紀其事余謹謝曰自徐侯倡議於前諸君子勩力於後始之終之非余所能獨任者尙足爲貞珉辱乎惟秉彝來此民胥安余之拙而官吾上者亦不以爲不效而徒之他往需以歲月使得竟其所欲爲從容以補吾過則可

謂厚幸云爾區區之心願詳其顛末俾衆知所以建廟而立學者非特壯一時之觀瞻已也稽古唐虞三代羣聖人相傳之道至孔子而集其大成歷代宗之然在春秋戰國時遵其遺教者羣弟子外惟鄒魯諸儒生耳禮讓之風詩書絃誦之聲至數百年而不輟漢宋以來重以經師道學之表章孔教盛行遂徧及禹貢九州之域蓋聖人之道與天地無終極愈久而愈昌也今

國家廣設學校同倫之化施及海外傳曰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殆將驗矣天地之氣機日益開吾聖人之德教

日益遠而學者之所以爲學猶局於故見無以觀其會  
通道與時違猶之勿學也孟子曰如欲平治天下舍我  
其誰又曰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苟有志於學者日  
以扶植名教激勵忠義爲事而又博物以濟時艱同心  
以捍外患相與講求天下之大計得志則用其所學國  
強而道尊不得志亦可行其教於一鄉一邑正風俗以  
爲民帥培養無數人才以待時用考之功烈雖古之聖  
賢何以加茲豈非扶世翼教卓然有以自立者乎秉彝  
忝爲民牧有教民之責故於廟成之日不揣固陋以是

爲漳人勛是役也經始於壬辰九月落成於己亥八月  
中歷七年用錢六千緡有奇總其成者爲邑紳彭太守  
九齡初終無懈功賴以完先後贊襄規畫監理則前學  
博李大玉錢錫豫陳瑞朱乃濟今學博李鏡蓉章澤干  
戎烏仁少尉潘承楓邑紳典史王舉賢李保衡縣丞王  
聘賢舉人栗芳春董紹周楊育春貢生劉驤龍馮蘭亭  
左之源訓導胡佩魯生員孫毓楠宋濂溪武生申兆瑞  
郭振聲監生王杰皆與有勞焉例得并書於石

修復臨漳惠民倉碑記

周秉彝

余嘗縱觀良有司講求荒政之書其於古今良法善意兼收博采皆足爲天下蒼生霖雨之資然考其策之上者莫如興農學廣樹藝使有菽粟如水火卽遇旱潦偏災亦以備預具而無患可謂藏富閭閻而得惠民之大者矣至若晚近世不盡地力不知制民之產耕者逢年已無所餘歲一不登卽扶老攜幼仰食於官官之倉廩蓄積幾何能飽無算之飢黎乎斤斤小惠非治之本也然義士仁人惻然念菑沴之行欲生死人而肉白骨終不以噢咻寡濟輟而弗爲蓋民至飢寒交迫愁苦無聊



上之人或坐視而無以活之其老弱操篋瓢以爲溝中  
瘠其壯而存者則私怨喁喁羣起爲非流民之禍往往  
害及天下至爲國家無窮之憂治民者有鑒於此先事  
而爲之備及至歲偶歉汲汲焉發倉粟賑貧窮宣布一  
時及下之仁雖或不能徧德民亦曲諒其誠相與感泣  
歡呼視其長上如赤子瞻依父母猶復有所顧藉不忍  
肆其猖狂悖亂之心因而全其身家保其族類動以億  
萬計此亦救荒恤民之急務也臨漳舊有惠民倉創自  
同治中前令駱君文光是時捻匪竄擾河朔新免於兵

駱君以爲軍旅之後必有凶年籌穀若干石儲以待之  
逮光緒初歲果大旱當事者出其所藏以濟貧民多所  
全活由是舊穀旣散不復能還矣秉彝來宰是邑閱視  
倉儲無存大懼駱君創興之盛意遽爾湮沒乃募民出  
穀共得五千六百石有奇分存四鄉及他倉之在城者  
而是倉久虛並以實之以備他日緩急之需其後廢五  
楹歲久傾圮余爲捐俸治之壞者已完用錢不過四百  
緡又職所當爲奚足置喙爲來者告然修復前令之惠  
政雖細微必識其詳所以謹民事而重荒式也後之人

與我同志嗣而葺之擴而充之規諸久遠更以永其學  
道愛人之澤豈非一部生靈之所託命者耶詩曰錫茲  
祉福惠我無疆余竊爲方來之君子賦之

邑侯周公藏書古鄴書院記

國朝

彭履謙

吉蒼

書自上世以來於天下爲至寶荆山之玉江漢之珠泗  
濱之浮磬崑崙虛之瑤琳琅玕吳越之名劍商周之盤  
鼎漢魏之瓦甃苟得其一於所賞識者則什襲而藏之  
時出以震於人曰此某某之所遺也因而稱道於勿衰  
然其爲用不過玩好之私耳目之娛而已矣而人猶慤

慤焉懷之而不能置矧乃萃聖賢之精蘊撫古今之異聞括治亂升降之原著名物象數之理凡所爲造士育才化民成俗者悉於是焉資之其爲寶貴又當何如耶吾邑書院舊有尊經閣兵燹後蕩然無復存者光緒壬辰年漢陽周公海六來宰是邑慨然以興學校爲己任於是出其廉俸購書一百三十六部都八千七百五十一卷藏之書院俾諸生肄業其中者得以覽觀焉又時時召諸生爲條陳其大義諸生樂之方是時朝廷以制藝取士而公所購者經史子集外兼及時務

無慮數十餘種越辛丑改試策論吾邑諸生多本夙所  
講習上掇巍科諸生成相與德公然而公意念深矣蓋  
以士者四民之首士習端而人心日以正風俗日以純  
涵濡漸漬將有不知其然而然者而成德之彥經世之  
儒又冀時攄所蓄爲

聖朝佐無疆之烈非僅以掇一科博一第遂詡詡然自  
謂不負所學足饜我公之厚望也若夫治劇盜以安善  
良修義倉以蘇窮困寢教案以杜株連皆公善政之大  
者而公之心固不自足也則公之有造於吾邑者豈不

偉哉書既裝潢成帙邑人謀刻諸石備載書目於上以永其傳而屬予記之非獨感公之賜也蓋亦享公之意益共砥礪以無忘斯寶云

藏書古鄴學堂記

國朝

王宗藩

价生

得百里之地而牧之括境內之俊秀而教之興學校以智其民購書籍以餽餉其士未始非守土之官之責然求其能開風氣之先不負生平素志者十不一二此晚近人才之所以不振也漢陽周海六太守秉彝以光緒十有八年夏視事臨漳臨漳豫之北鄙古之鄴都地也

自建安以來文采風流號稱人才淵藪至於今則稍稍  
替矣俗尙儉樸素鮮藏書之家卽書院舊有尊經閣傾  
圯日久亦無一卷之遺學者至以無書誦讀爲憾太守  
用是惻然憫之莅任未幾卽創捐古今書籍若干卷有  
不足則又隨時綴補儲之書院以爲士之好學者助方  
是時海內風氣狃於時文取士之習沈溺帖括之學因  
陋就簡所在皆是獨太守默觀深念先天下而創興實  
學越數年當事者變通科舉易書院爲學堂俾各行省  
各郡邑講求中西經世之務而臨漳造士之程度已預

具久矣論者謂太守能開風氣之先有毅然當官之目而不知以已之立達同其欲於人人固太守生平素志不自莖仕始也太守世居漢陽代有耆德宿儒家藏書籍數萬卷往往召四方貧士縱讀其中至有知名當世連掇巍科以去者卽以宗藩之陋粗解文字亦得太守餉遺之力爲多頃又以太守羅致忝厠古鄴講席兩年於茲發太守所藏之書與諸生昕夕講貫時有所得乃知仁者立達之心雖易地猶前志也爾來願學之徒爭自濯磨科名踵起弦誦聲相聞彬彬多文學之士矣抑



又聞之風氣未開則患在閉塞風氣既開則患在囂張  
今欲範學者而衷諸一是莫若以歷代羣聖人相傳之  
道爲學問之根柢以近世格致家晚出之書爲學問之  
輔佐采異已之言以自廣亦存有主之見以自淑處爲  
名儒可以矜式鄉里出爲將相可以干城  
國家是則善讀太守之書而又無負太守作人之盛意  
者也鄴下超乘之才其可量哉

重修臨漳六房碑記

周秉彝

國家沿有明舊制設六部之官總理天下要務其仕於

外者上自督撫下逮牧令莫不遞循其例以庶事分隸六科六科之人大都諳習掌故老於吏事居密邇之地效奔走之勞雖官有遷調而吏之在公者諸如故也臨漳舊有六科治事之廬若干楹自乾隆三年經李君宜芳籌款重修以駢儷之文爲落成之祝且謂登斯堂者宜銘心天日羣以舞文亂法爲戒然後入此室處終焉允臧李君之言固後事之師也歷年久遠日就傾頽百有餘載至於咸同之際蕩然無復一椽一瓦之遺雖以駱君文光大興工作祠廟衙署煥然俱新亦未嘗建議

及此蓋經費難籌不能不有待於後者勢使然也秉彝  
來尹臨漳每見廢垣荒址輒有修復之意以文廟考舍  
城隍義倉迭興要工力不暇給至今忽忽已十一稔矣  
去年春調署申陽別去一載復奉檄回任用是惕然於  
遷徙之靡常懼無以卒成其志特先捐若干緡以爲之  
倡旋令諸吏各視其力以爲之助購木石集工匠經始  
於孟夏甫而月而告成役不及民制不侈舊取足以蔽  
風雨儲案牘而已曩者以戶科之事視他科爲夥區其  
類爲漕爲倉爲鹽爲總合之原有六科共以十房計今

則一仍舊貫東西各分其五室廬相望趾踵相接以供  
驅遣則呼召卽來以存卷宗則取攜甚便視前此僦屋  
散處廛市中不免暴露簿書以重其疏虞者其得失爲  
何如耶睹茲楹棟方新慨然念今昔興廢之由閱六朝  
百有七十年乃得經營以還其舊蓋締構固若斯之難  
也余故樂爲紀事之文勒諸貞珉俾六科之人知成功  
匪易益推所愛於其廬庶幾綢繆牖戶拱衛堂皇以積  
日之勤勞奮迹於吏員進身之階其亦可以爲潔已奉  
公者勸矣

豐樂鎮橋工除累善後碑記

國朝 李澤蘭 芷庭

爲民上者興利難除弊更難除一時之弊難除數世之弊則尤難除數世之弊而且使澤及他境尤難之難蓋弊當積久之後上則沿爲成例下則視爲當然人湮代遠莫識由來蒂固根深無從究詰一旦驟欲去之不遇其時固不可以謀始不得其人亦不可與圖成值其時有其人而尤非民瘼關心時縈寤寐之賢司牧亦且視若無覩坐失事機而不能舉數百年累民之端一朝抉去此爲民請命所以必待於視民如傷之慈父母乎豐

樂鎮草橋工程本與臨漳無涉然吾臨民之受此役者已數百年於茲矣顧其地居安磁界上於吾臨爲隔境凡吾人之應斯役者庀材購料鳩工聚徒等事募諸鄰境呼應恒苦不靈運自本鄉勞費不免較大故吾邑雖與安磁兩屬輪應斯役而吾財之所耗獨鉅吾民之受累尤深歷任賢父母如晉江之陳公大玠山陰之駱公文光皆嘗爲吾臨憂之究未有能爲吾臨除之者逮我海六周父臺之莅臨也下車之始卽以興利除弊爲心凡吾民之所屬望與吾民之所欲去者莫不因時興革

次第施行如修黌宮葺書院塞決口築城隄整鄉團儲積穀以及振興學校嚴治盜賊采訪節孝培養孤寒善政纍纍不可枚舉獨於橋工一事雖時思有以除之而卒未得間蓋積弊之深而不遇其時不得其人者之不易除也適逢庚子變亂之後

朝廷改行新政凡從前累民諸弊一經舉發悉予湔除公慨然曰橋工之弊不於斯時設法除之更何待乎惟以事關兩省非邀直隸允辦計必不諧且必須由民間具稟案始有據乃進邑之紳耆謀之時邑人山東候補

知府彭君子壽九齡致仕家居聞之毅然自任蓋彭君  
爲人好義急公是其素性其官山左時一以除患恤民  
爲治故粹聞斯言不覺其宿志之觸發也遂手繕稟牘  
兩通遣丁分呈於直隸督部河南撫部兩轅並命其子  
吉菴太守履謙面謁兩大府瀝陳臨民受累情形反覆  
辨論兩大府均爲感動事下安磁暨臨三州縣會議並  
派員詳勘公不待安磁集議卽上書本府以民累不可  
不除及此後橋工宜如何辦法云云請爲轉覆凡千數  
百言懇摯詳明娓娓動聽安磁兩邑侯見公此稿皆拱



手折服遂各依公所議上之當事復經兩省大憲往復  
咨商僉以公議爲然遂邀允准檄下三州縣有此項橋  
工旣經臨漳縣議欲永除民累擬請改領庫款興修事  
屬可行應自光緒三十年爲始提歸官辦由值年州縣  
各向司庫領款興修不准絲毫派取民資亦不准借用  
民間物料等語至是而吾民數百年之累一旦而永除  
矣且不獨吾民之累除卽安磁兩境數百年之累亦無  
不永除矣然公尤慮民累之除而未盡也謂此後改歸  
官辦設遇河水漲發之年水寬工大領款一不敷用不

累民必累官累官終必累民乃於本任歷屆橋工項下  
節存制錢二千緡發典生息留作津貼異常險工不時  
之需其餘尋常工程領款足敷應用概不許動支此項  
息錢計至此而民累除官累亦除官累除而民累乃永  
永代代湔除淨盡也夫以橋工累民其弊之深至數百  
年而無能除者今乃一旦除之且永遠除之此固由際  
聖天子除舊更新之治與彭君相助爲理之力故得藉  
以成功而要非公之痼瘵在抱廛念民艱者亦必不能  
乘其時因其人以克蕝厥事蓋公之功爲至大者公之

德爲彌深公之政於以成者公之心於以瘁矣豈非難  
之尤難者哉示下之日吾民踴躍歡呼若慶更生時公  
適以調繁將去任邑之人士咸思所以酌公之惠與留  
公之行者而無由乃各抒其愛戴之忱相與揭此石於  
大堂之左以誌不忘且示後世之子子孫孫共銜盛德  
於不朽云爾公名秉彝湖北漢陽人

邑紳彭公請免橋工苦役碑記

李澤蘭

嘗讀史冊綜觀名賢事蹟而知鄉曲之譽之不易得也  
而又歎鄉曲之譽之不足聽也蓋小民之情雖有偉人

碩德而苟無真恩實惠之及乎人者必不能動彼之欣慕恩真矣惠實矣而苟非其所目覩其所身受者亦必不能致彼之稱揚目覩矣身受矣而其所以爲德者事苟不在顯著之端情苟不關迫切之隱亦且愒然漠然而不能使彼之同聲感戴而交口流傳故古今來名臣循吏雖其勳猷之大建樹之宏足以銘金石而勒旂常者往往傳不勝傳紀不勝紀而一經鄉里之稱述大率俱弗之及其所嘖嘖歎道者不過當日之偏端末節一行之善一事之美類非其人之極詣甚或播諸歌詞演

爲故事幾使後之觀者遂疑其人之僅在乎是蓋久矣  
流俗之稱之不足見人也知此可以語我邑紳子壽彭  
公矣公天資豪邁見義必爲同治中以名進士出宰山  
東歷官數任皆有惠政其爲治一以實心爲民不求聲  
譽爲本如在黃縣則約束丁役弊絕風清百姓有二百  
餘年第一好官之稱在蓬萊則除暴安良在歷城則懲  
奸去蠹莒州高唐則振興文教提拔單寒並嚴治盜賊  
痞棍一切政績均經升任東撫丁文誠公先後臚陳奉  
旨嘉獎有洵爲東省出色人員之語逮乎致仕家居每

遇吾臨有興革大政或民生利害所關大則如義賑平糶練團籌防小則如書院城工以及修治頽廢等事苟爲力所能爲分所當爲者類皆不辭勞怨而爲吾人謀之或事有難處未可明言又無不周旋其間隱爲維持其所以弭患於未然消害於無形者尤非屈指所能終是豈可以一行之善一事之美概其人乎乃吾臨人之頌公者獨津津於橋工一事非以其爲目睹身受而又迫切顯著之端哉蓋橋工者吾臨人所負累含冤而無能自免者也案是橋之建在豐樂鎮官道漳河之上向

係吾臨與安陽磁州三邑輪年搭造顧其地當安磁界上與吾臨無涉也而吾民之應斯役者每因事屬隔境凡夫庀材鳩工諸事較安磁之民勞費尤鉅然以事關郵傳且相沿已久率無敢議及除之者公意不謂然每於謁見直豫官僚時輒以工役累民情形委婉陳說自是兩省大吏咸知斯事之累而尤戚然於吾臨受累之深適逢庚子變亂之後

朝廷舉行新政與民更始凡從前厲民諸弊一經舉發悉予湔除公乃以斯事具呈於直豫兩大府並命其子

吉菴太守面謁各大憲備陳臨民之苦大憲均爲動容  
惟以臨民免後恐安磁之受累更重爲疑事下安磁暨  
臨三州縣爰議公聞之卽商之邑侯海六周父臺蓋邑  
侯平日固時與公議除斯役者也卽上議以民累當除  
橋工擬歸官辦領款興修爲請遂邀允准於是而吾臨  
暨安磁兩邑數百年之民累一旦同除示下之日吾民  
踴躍歡呼奔走相慶旣爲邑侯立石頌德而其眷眷於  
公者愈不能已乃並勒此石於公之宗祠以誌其事懿  
夫公之生平行誼所昭政績所著其勳猷建樹足以銘



金石而紀旂常者何可勝述乃其惠之在東省者旣以非所目睹所身受而遺之卽惠之在吾臨者又率以非迫切之事顯著之端而忽之至於橋工一事爲患雖深然在公身要不過偏端末節所謂一行之善一事之美者也而茲之所以稱公者轉在於是一若公之爲人僅此一事足以表見者良可慨已雖然吾聞之人之有陰德者其子孫必昌蕃夫所謂陰德者有德而不爲人知者是也今公多大德而稱者或鮮非所謂陰德者歟然則公之奕世揚休雲祚衍慶當必有如竇氏之五桂王

臣海縣志 卷十三  
氏之三槐者吾願公之子孫見此石者共相勸勉以冀  
所以副公之盛德吾尤願後之人見公子孫之昌盛者  
皆穆然於公陰德之廣而不僅以橋工一事頌公也於  
是乎書

豐樂鎮橋工改歸官辦紀事碑記 李澤蘭

橋工一事吾臨民與安磁之民同得免於是役者實賴  
吾邑侯周海六父臺與邑紳彭子壽太守之力吾臨民  
之戴德者既立碣於縣署堂皇之側以誌不忘矣而安  
磁之民於斯事顛末及兩公之所以爲德者固未能盡

悉也乃更勒此石於豐樂鎮河干橋工之次而告之曰  
夫古之循吏與古之仁人有以斷鄰民之獄償鄰民之  
逋爲世稱道者然其爲德者不過一事之微受德者亦  
僅一人一家之細而顧播諸人口傳爲盛事如是乎至  
若舉鄰邑數百年相沿之弊數萬戶受累之端而使之  
一朝挾去其足以稱頌當時流傳後世者當更何如雖  
出之者勞而不伐不自爲功而吾民之身受其賜者詎  
可置焉若忘而不一論其所自來耶橋工之役其累吾  
三屬之民者蓋數百年矣歷來官紳皆深悉之而未有

以除之彭君家居以來亦以此事累民時厯于懷而未  
之發也適海六父臺欲除斯役以爲非由民間呈請不  
可遂商之彭君君意與相合乃具呈於直隸督部河南  
撫部兩轅并遣其子吉菴太守南抵梁苑北走津沽面  
謁各大憲瀝陳小民受累情形辭意懇切大憲均爲之  
動容於是始有派員來勘并令妥議之舉迨直委來後  
安磁之民相與惶惑以爲此工若令臨漳獲免是三年  
輪辦之工改爲隔年再舉之役則吾兩屬之受累更重  
咸譁然謗論安磁兩君亦深慮其民之加累頗不謂然

委員見此情勢正難措手兩公聞之共相商酌卽由邑  
侯上書本府以民累當除橋工擬請改歸官辦領款興  
修等語懇爲轉稟安磁兩君得見此稿始知兩公之所  
謀者乃欲爲三屬之民除累非專爲臨而嫁禍於彼者  
各皇然感服遂與委員並依稟中語意上之當事大憲  
見其所稟之詞與邑侯之議如出一口始洞悉夫吾民  
受累之鉅且心折於邑侯所見之大所論之公遂允其  
請於是而一州兩縣數百年累民之事悉邀除免檄下  
三屬有此項橋工前據臨漳縣在籍山東候補知府彭

九齡等以捐助橋工深爲民累等情呈請核辦在案現經臨漳縣議欲永除民累擬請改領庫款興修事屬可行應自光緒三十年爲始提歸官辦由安磁臨三州縣輪年搭造各向司庫領款不准絲毫派取民資亦不許借用民間物料各等語是三屬之得免是役者微二公之始終圖維一再陳請之力曷克臻此此其爲德之大所及之廣視夫斷一獄償一逋者其相去爲奚若詎猶不足使身受者之感戴不忘而稱揚傳播乎乃人第知領款興修之舉成於大憲而不知領款興修之議發自

兩公人第知永除民累之計兩公僅爲臨民謀而不知  
永除民累之言兩公並爲安磁之民請雖兩公勞而不  
伐不自爲功不獨不欲使安磁之民知之並不欲使臨  
民知之而在吾人之蒙其德者則不惟吾臨之民不當  
忘之卽安磁之民尤不當忘之所謂我有德於人不可  
不忘者人有德於我不可忘者也試以質之安磁之民